

望向大海（外二首）

黄亚洲

她们是想装扮成海浪吗
我从618房间窗口望向大海之时
这些密密层层的椰树林，就会抢先翻动
波涛

一下子，就遮住我大半个视野

只够望见一抹窄窄的天蓝色，幸亏
还能望见那条稳定的海平线
而森林中那株最高的椰树，总是用自己
最上面的两只手指

不停地弹拨海平线，她知道我喜欢听琴

风大的时候，几只鸟

会被她弹出来

酒店大堂有饱满的椰子出售
我是双手捧着一只回房观看大海的
我一边听琴一边吮吸森林的乳汁，忽然就
明白

森林是母亲大海也是母亲

海島森林酒店是一只婴篮，今夜，我愿
意在

两位母亲的左右摇晃中
渐渐睡着
我并不想分辩
哪位生母，哪位乳母

◎潭门镇

一千年了，船帆依旧是这里的海鸥，进进出出

将太平洋多余的脂肪，一片片切在码头上
人们管这些东西叫做燕鲳鱼、马面鱼、罗非鱼
还叫做红目鱼、斧头鱼、黄鳍鲷、皮刀鱼

我很愿意坐在椰子店的小凳上
吸吮一只椰子
吧唧吧唧作响的，是我心里的一串小鱼

有朋友买下一只雪白的船型珊瑚，只花了
七十五元钱

我不买，只抚摸
我心里想的是郑和，跟这个港口的关系
甚至，我有点看出来了
无数风浪与无数惊呼的沉淀，就是这只珊瑚腹部的纹路

我多么喜欢这个小镇的氛围
海鲜可以蘸着历史吃
历史可以蘸着酱油，也可以蘸着醋

一般说，这里勇猛与闲散的生活
七十五块钱，就可以搞定
外加一直捧在手心的椰子，三块钱

◎海口，桃李春风小区的游步道

一条环绕小湖的游步道能给我什么感觉
每天饭后，四公里，五十分钟
鞋面被鱼尾甩起的水花打湿

现在我知道什么叫作幸福的漩涡
我愿意率领所有的白鹭、黄鹂、鹅和暖洋洋的风
亲近这种感觉

不要跟我说别的，我已经知道
什么叫作诗意栖居

透明的水花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，始终
牵住我的衣角
她在我四公里绕圈之后，还不让我返回带有三个庭院的小家
不让我融入白墙黑瓦的中式图案
她说这里不也是“桃李春风”么
她说你艰难的人生征途不是已经到游步道阶段了吗

其实，我只是在描述别人的感受
我只是沿着一首诗的轮廓走了一圈，全长
四公里
身后有白鹭、黄鹂、鹅和暖洋洋的风

两条河流从山里跑出来，急匆匆地，跑得欢快。

从东边跑过来那条是北门江，从南面跑来的那条是春江。尽管两江来自不同的源头、不同的方向，但是她们相约好了，百转千弯跑多远，最后也要汇在一起。江水如约来到了我们的村前，欢喜地相拥，然后恣意地敞开，汪洋成一个巨大的湖，湖水蓄满了，憋足劲，突然冲决海岸，哗啦啦扑向大海。大海以十二分热情迎接远来的江水。有来无往非君子，涨潮时，大海鼓动潮水从海岸那决口汹涌回来，和江水热闹地汇合，和和美美，漫漫荡荡；退潮了，海水和江水又快活地携手奔流入海。潮去潮来，这个湖变成了海湾，叫新英湾。

两条江静静地流淌，身上却带着使命。她们带来了山野的气息和养分，润物细无声，肥了两岸的土地，于是岸边树木葱茏，繁花似锦，到处披红挂紫。在江水的滋润下，两旁的土地都变成良田，盛产水稻、番薯、芋头、花生、甘蔗，还有各类瓜果蔬菜，四时五谷丰登。江水和海水共同开拓出来的新英湾犹如一个巨大的水上公园。放眼辽阔的海湾，水面平静如镜，水色碧蓝，波光潋滟，成群结队的海鸟在水上飞翔；海湾里还有交错纵横的港汊水道流着一条条小溪，成片的草地铺开，将苍翠点缀其间，那蔚蓝茂盛的红树林莽莽苍苍，开枝散叶，张扬着浩浩荡荡的绿。当地人都知道，海湾其实是一个偌大的天然养殖场。因为这里气候宜人、水质肥美、咸淡适宜，水上生物丰富，鱼肥蟹壮虾美黄鳝矫健，还有沙虫、泥虫和各种海螺。值得称道的是，新英湾产出的海鲜有异于别的地方，其肉质细嫩鲜嫩，清甜美味，让人赞不绝口。居住在新英湾畔的人当然不辜负

清明刚过，父亲王佐成逝世一周年的日子即将来临。前几日梦见父亲，心里一阵酸楚，醒来后脑海里尽是父亲的音容、独处的坟冢、和那开满野花的小山坡，不觉心如潮涌，泪水模糊视线……

父亲是个读书人，乡村小学教导、高级教师，一生勤敏好学。印象中父亲房间桌子上除了一个旧水壶，其余都摆满书籍，虽然最高学历只是中师，但在烽火连天、民不聊生的旧社会里，父亲能立志读书，以木棠镇状元身份入读并毕业于“儋县一中”实属不易。正如他诗文所写“人若有志功成必，滴水穿石不怕迟”。

父亲一生勤劳，为乡村教育倾尽毕生精力。中学毕业后，因家境贫寒，父亲没再深造，直接回家乡工作，先后在道南、潭门等农村小学任教。因性情温和、好善乐施、爱岗敬业、忠厚诚实，父亲得到村民及师生们的尊敬与爱戴。因学校离家较远，为专注教学，父亲都是每周末才回家住两晚，遇上中秋等节日从不请假，几十年如一日，风雨无阻，初衷不改。妈妈有时带些怨言，但父亲认为孩子教育重要，宁荒田地不荒书，久而久之我们也就习以为常了。随着年龄增长，特别是参加工作后我也经常加班无法顾及家庭与孩子，终于体会父亲当年恪尽职守奉献乡村教育事业的品格是多么崇高、无私与可贵。

或许是受苏东坡文化遗风影响，父亲除了教书，最大兴趣爱好就是吟诗作赋和写对联。因父亲的对联写得好，乡亲们有升学入宅等，都想请父亲做副对联添福贺喜，父亲都会精益求精完成任务。诗词创作上父亲更是笔耕不辍，题材涉及颂党爱国、咏史怀古、山水田园等。父亲有120多首诗作入编《中华当代绝妙好诗》《中国诗词楹联艺术家大辞典》《松林春苑》等20多种选本。

父亲待人仁慈，对我和哥哥学习管教却很严格。担心我们一知半解，每个周末回来，他都会把课程重新教一遍，温故知新，直到我们学通弄懂，并要求我们背诵成语字典和唐诗300首。父亲的理由是背熟成语能出口成章，熟读唐诗300首，不会作诗也会吟。若偷懒不能熟背，父亲就会用竹棍子打我们手心，直到完成任务。正是在父亲的严格管教和鞭策策下，我们将勤补拙、踔厉奋发，哥哥考取公办教师，我高考被吉林大学法学院录取，毕业后当上国家干部。试想如果父亲当年对我们放任自流，或许我和哥哥还在农村种田，面朝黄土背朝天，或将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命运。

也许是性格使然，父亲对我们的爱总羞于表达。父亲很少拥抱我，牵我手，或带我到村子外边玩，其关爱方式主要是陪伴。只要我在家，他

钱钟书先生私下里署名，有一种将姓名三个字合并成一的“花押体”，他大概是为彰显个性，但不能不说还有几分游戏的童心在。

大概在十五六年前，就曾见人说起，钱为人淡泊，很少为人题签书名云云。我当时的感觉就是，这或许是见闻不广者所言，因为我那时就已拥有、见识过不少的“钱题书”，我以为，从“钱题书”的情形来看，它只关乎与书籍作者的“情义”，而与“名利”无关。

钱钟书与杨绛互题书名，这几乎是读书人众所周知的事了，这种做法始于1978年前后，钱著《管锥编》与杨译《堂·吉诃德》出版时。我手头有两种版次的《宋词选注》，前版、开本小的那种，就是钱先生的自署。

钱钟书为自己亲戚题写书名的，有岳父杨荫杭《老圃遗文》与小姨杨必《杨必译文集》。但钱父钱基博的书出了很多，据我所见，没有一种是钱钟书题签的，我还没看到有知情者的解释。

为师长题名的，有陈寅恪《寒柳堂集》、吴宓《文学与人生》。提及前者，不禁让我想起一件往事，据说当年修缮陈氏坟茔时，其后人曾请求钱钟书题写墓碑，钱答复说，书法传统，碑、帖异路，自己所习，都是帖学，所以不能妄作碑书。其论碑、帖，于书法史，于钱书本身，都是有得的话，非泛泛言。后者，据吴学昭说，钱先生当时，右手中指已痉挛，但还是连写五题，以供选用。《文学与人生》封面上，我们还可以看到落款“钱钟书敬

两条河流

李焕才

大自然赐给的恩惠，一边勤力耕种岸上的良田，一边又倾力耕耘新英湾的滩涂，这带地方于是山

水宝地。新英湾畔鱼米之乡的富足于是在此地兴旺成一个美丽的渔港小镇，叫新英。小镇得天独厚，自然热闹非常，丰富的物产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涌来，又无穷无尽地流出，这个港口又成为昌盛的商贾之地闻名于世。镇上人不肯舍去那片海，男人依然扬帆出海，以保持港口的兴旺和物产的丰富，女人们更得，依旧勤恳地耕作海湾的滩涂，又忙于经营镇上的生意，让小镇四时氤氲在繁荣中。随着潮涨潮落，新英镇在发达兴盛中越来越大，左右两条江却很固执，不肯让道，镇上的房屋只能见缝插针，紧密团结在一起。但是，密麻的房屋又排列有序，拥挤中却呈现出各异的和谐。那小巷像蜘蛛网般穿行在房屋的缝隙，人来人往，人声鼎沸，人气饱满；一条叫“老街”的小巷笔直地贯穿其中，店铺挨挤，熙熙攘攘，繁忙出热闹；那条“新街”霸气地横贯小镇东西，两旁的骑楼威武地张扬着昔日的辉煌，车水马龙展示出今天的繁华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有四季蒸腾的水汽滋润，又有开阔旖旎的风光温泽，新英湾畔的女人长得秀丽，男人长得清爽。尤其，优美的环境释放出来的特有元素渗入在人的血脉中，又造就出人的独特性情。他们既温和静谧而又爽朗激越；像江水一样舒缓，又像海浪一样激荡。如此美丽的山水，如此明媚的风光，如此丰富多彩的生活，如此聪明可爱的人，这里必定风情万种；有水就有龙，此地当然钟灵毓秀人才济济。是的，新英湾畔凝聚儋州歌海的秀气，人人都是山歌手，四处歌声涌荡；又蕴藏儋州诗乡的灵性，诗词、楹联、文章风行，吟咏之声不绝于耳，把这里人的生活激荡得意气飞扬，又把这里的山山水水点缀得绚丽迷人。

如山啊！有些话不需表达，有些事不必躬为，我却能深谙其蕴含的所有。

去年5月的一天早上10点多钟，哥哥打来电话，说父亲早晨久叫不醒、后口齿不清，身体极度虚弱，叫我马上赶回老家。几十年来，哥哥从未就父亲健康问题给我打过电话，一种不祥的预感令我忐忑不安、心乱如麻。那天会议一结束，我立马往家乡赶，可这一来里路当日却倍感无比的漫长。车刚过福山，噩耗传来，因油干灯尽，父亲与世长辞。回到家中，双膝跪在父亲遗体前，任凭我怎样撕心裂肺地呼喊，父亲终究没再醒来，永远离开了我们，寿归正寝，享年94岁。

惊闻父亲过世，来家里吊唁的人络绎不绝，送花圈送父亲最后一程。“噩耗惊闻学德永存随地久，慈颜痛别师风常在共天长”“文人辞世精神在，逸士登仙浩气扬”……一副副挽联写满对父亲师德诗才的颂扬，句句真言道尽对逝者无比沉痛的哀悼。

父亲走了，除满屋诗书，没留下任何基业。但他爱岗敬业、勤劳善良、朴实无华的精神与品质已铸成一道闪亮丰碑，照亮和激励我去为事业潜心奋斗。

愿父亲在地下安息。

怀念父亲

王达优

总蹲在身旁，讲故事、做辅导，传授乐于助人、善待得失、知恩图报等为人处世道理，并强调凡事宜未雨绸缪，毋临渴掘井等。这些谆谆教诲潜移默化融入我灵魂深处，为我日后来品性格形成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。

父亲关爱的再者表现，就是周末回家时经常买些鲜鱼、猪肉等回来，一家子饱餐两顿，那种幸福的感觉至今深深印烙在记忆里。为鼓励我，父亲还经常给我一些零花钱，我可以买糖果、冰棒、米糕等。离开故乡到外求学后，父亲虽然没给我写过信，但哥哥来信中总附带着父亲的叮咛和嘱咐，字里行间饱含父亲无声的思念与牵挂。父亲的品格是多么崇高、无私与可贵。

或许是受苏东坡文化遗风影响，父亲除了教书，最大兴趣爱好就是吟诗作赋和写对联。因父亲的对联写得好，乡亲们有升学入宅等，都想请父亲做副对联添福贺喜，父亲都会精益求精完成任务。诗词创作上父亲更是笔耕不辍，题材涉及颂党爱国、咏史怀古、山水田园等。父亲有120多首诗作入编《中华当代绝妙好诗》《中国诗词楹联艺术家大辞典》《松林春苑》等20多种选本。

父亲待人仁慈，对我和哥哥学习管教却很严格。担心我们一知半解，每个周末回来，他都会把课程重新教一遍，温故知新，直到我们学通弄懂，并要求我们背诵成语字典和唐诗300首。父亲的理由是背熟成语能出口成章，熟读唐诗300首，不会作诗也会吟。若偷懒不能熟背，父亲就会用竹棍子打我们手心，直到完成任务。正是在父亲的严格管教和鞭策策下，我们将勤补拙、踔厉奋发，哥哥考取公办教师，我高考被吉林大学法学院录取，毕业后当上国家干部。试想如果父亲当年对我们放任自流，或许我和哥哥还在农村种田，面朝黄土背朝天，或将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命运。

也许是性格使然，父亲对我们的爱总羞于表达。父亲很少拥抱我，牵我手，或带我到村子外边玩，其关爱方式主要是陪伴。只要我在家，他

青山雾色妍（水彩）
吴楚夏作

钱题书一瞥

覃光林

钱钟书先生私下里署名，有一种将姓名三个字合并成一的“花押体”，他大概是为彰显个性，但不能不说还有几分游戏的童心在。

大概在十五六年前，就曾见人说起，钱为人淡泊，很少为人题签书名云云。我当时的感觉就是，这或许是见闻不广者所言，因为我那时就已拥有、见识过不少的“钱题书”，我以为，从“钱题书”的情形来看，它只关乎与书籍作者的“情义”，而与“名利”无关。

钱钟书与杨绛互题书名，这几乎是读书人众所周知的事了，这种做法始于1978年前后，钱著《管锥编》与杨译《堂·吉诃德》出版时。我手头有两种版次的《宋词选注》，前版、开本小的那种，就是钱先生的自署。

钱钟书为自己亲戚题写书名的，有岳父杨荫杭《老圃遗文》与小姨杨必《杨必译文集》。但钱父钱基博的书出了很多，据我所见，没有一种是钱钟书题签的，我还没看到有知情者的解释。

为师长题名的，有陈寅恪《寒柳堂集》、吴宓《文学与人生》。提及前者，不禁让我想起一件往事，据说当年修缮陈氏坟茔时，其后人曾请求钱钟书题写墓碑，钱答复说，书法传统，碑、帖异路，自己所习，都是帖学，所以不能妄作碑书。其论碑、帖，于书法史，于钱书本身，都是有得的话，非泛泛言。后者，据吴学昭说，钱先生当时，右手中指已痉挛，但还是连写五题，以供选用。《文学与人生》封面上，我们还可以看到落款“钱钟书敬

傅雷《傅译传记五种》，既有杨绛难得一见的作序，又有钱的题名，想来该是钱、杨友人中被“异常厚待”的一位了。其缘由，我想除了对凄惨离世的友人的缅怀外，生前所有的相聚密谈的相投情趣更是关键。

钱钟书半生在社科院工作，院中“同人”，成为“友人”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是可以想见的，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纪念何其芳文集《衷心感谢他》、张英伦、吕同六等主编《外国作家词典》、陆永品点校《史记论文·史记评议》以及与人合注的《庄子译评》，李文俊《妇女画廊》、王水照《唐宋文学论集》、宋贵明辑《四库辑本别集拾遗》及编制《全唐诗索引》……都沾有“钱”味。据说刘再复1985年的港版《洁白的灯心草》也是，只是我无缘获睹片纸。

钱钟书与“小字辈”宋贵明等人的亲密，从所能见到的只言片语中，也早可以想见了。我以為，像宋贵明他们，应该就是杨绛在《丙午丁未年纪事》中提及的“乌云的金边”了，他们是在钱、杨身处困难中，主动提供帮助、跑腿出力的年轻人。说到这里，我想，需提及柳鸣九《翰林院》内外一书，此书有颇多别人没有提及的“信息”，如说钱、杨对几个有生活困难的年轻人的经济资助等，对我们理解钱、杨的为人处事，颇多助益。我猜想，还有许多熟悉的“年轻人”出书后，没有请“钱题书”，可能更多是缘于心中充满感情，不想再去烦扰年衰事烦的钱先生了。

风物写意

石阶绿

周华诚

雨水之中，我在南方。到乌镇去。乌镇有木心的足迹。这个半生流落在外最终回到江南的文人，写下这样的句子：

江南是绿，
石阶也绿，
总像刚下过雨。

乌镇泗淵了鱼鳞瓦。我喜欢鱼鳞瓦，这渐渐逝去的事物是最江南的意象。春天到山里去，隔着一条河，看见对岸的山林、炊烟、鱼鳞瓦，就觉得那才是故乡的屋顶。这春雨点点滴滴地落下来，敲打在瓦背上，或者又从屋檐淅淅沥沥成串地落下来，你也一定觉得，整个江南的乡愁，都在这样的瓦隙间了。

在江南乡间，这样的瓦曾经随处可见。现在渐渐少了。上次到中国美院，去看民艺博物馆的展览，发现这座博物馆里居然用了那么多的瓦片。瓦片被设计师做成了建筑的墙，而且是镂空的墙——钢丝索固定着一片片瓦片，构成了外墙的表皮。在那里，瓦片不再是屋顶的一部分，而是墙壁的一部分——远远看去，瓦片就像悬浮的一样，光线透过瓦片与瓦片之间的间隙，在地面投下奇妙的光影。光线朦胧，若隐若现，有若雨后步入竹林，枝叶摇曳，风语轻吟。

鱼鳞瓦适合盛载雨水。在乌镇，一条条深巷，一个个屋檐，都在淅淅沥沥，雨水轻轻浅浅，流淌出一条久远的时间之河。在乌镇，每走几步就到了河边，一艘小木船静静停泊在青石板铺设的码头，岸边的柳树稀稀疏疏，仔细打量，它们正冒出嫩绿的黄色。这样的嫩黄，衬在乌黑的鱼鳞瓦背景上，水丝飘摇中益发显得鲜绿，水灵灵的，挂着水珠，将落而未落，被摄影家收入镜头。

在这样的巷子里走一走，就会想起一句诗：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。”雨水从房檐滴落，脚步在深巷里遗留。乌镇的巷子，跟许多江南的古镇一样，也是细长窄窄，幽幽深深，婉约极了。有一次，我在西溪湿地，也是这样，趁着淡淡幽蓝的夜色走进一条幽深的小巷，一头连着小街，一头曲曲折折，延伸到水边的人家，就那样信步走着，雨丝轻轻飘着，不用打伞，脚下也仿佛有了古琴的遥遥乐音